

初遇商洛

云德

世上流行两句截然不同的话语：一句是看景不如听景，一句是百闻不如一见。前者表达了对某些景观名不副实的失望，后者阐发的则是相见恨晚的惊喜。第一次走进陕西商洛，我体验到的就是后一种感受。

一说起商洛，脑海里立马联想到的就是古人辞家去国、跨越秦岭的诗句，是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中诸多的意象、坚韧且心有不甘的生活场景。从“南登秦岭头，回望始堪愁”“梁州秦岭西，栈道与云齐”“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风吹白须”“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诸峰皆青翠，秦岭独不开”之类的描述中，让人感觉这地方在历史上与穷乡僻壤脱不开干系。岂料，当汽车载着我们穿越数以十计的山间隧道进入商洛地段之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望无际由茂密森林覆盖的连绵群山，而群山怀抱的坝子里更是一片山清水秀、满目苍翠的绿洲。这与先前的想象完全不能吻合，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瞬间令我目瞪口呆。

带着一脑子的疑惑踏上商洛大地，心中充满了渴望探究的百般好奇。尽管行程满满，仍然见缝插针地翻阅随身携带的商洛情况简介小册，以弥补相关地理知识的盲点。几天下来，现场观摩加上书本学习，我对商洛开始有了粗浅的感性认知，立刻对这块历史文化悠久、自然风光秀丽、物质资源雄厚、后发优势明显且发展潜力巨大的神奇土地产生了浓厚兴趣。

秦岭作为横亘于祖国西部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商洛位于秦岭东段南麓，因商山洛水而得名。战国时期，商鞅分封于此，史称商於，汉朝始名商洛，虽历代称谓稍有差异，但基本名号与建制大体沿用至今。最能体现其源远流长历史和沧海桑田变迁的重要佐证，就是遍布于当地城乡的数以千计的历史文化遗存。像洛南旧石器的发掘、东龙山夏商周遗址、元鹿山仓颉授书处摩崖石刻、蓝关遗址、武关遗址、商鞅封邑遗址、闯王寨遗址以及四皓墓、文庙、丰阳塔、商州城垣、二郎庙、城隍庙、龙山双塔等，都有较高知名度。其中，我们所到的山阳漫川古镇或许颇具代表性。

漫川古镇基本保存完好。特别是金钱河畔的水码头和蝎子老街的规模与气势，仍然能够明确无误地彰显出当年商业繁盛的兴旺景象。南北走向的老街依山傍水，卵石路面踏着岁月印痕，琳琅满目的商号、店铺、饭馆、茶楼、酒肆、旅店分列街道两旁，比肩接踵，店面清一色木架板楼，檐下廊柱及板门多有木雕装饰，店铺间以青砖封

火墙相隔。原住民依街而居，或独立成户，或前店后室，浑然一体，毫不违和，一看就不是专门为旅游而打造的仿古街区，而是一条活着的带有鲜明历史印记的古色古香的真正老街。老街中段有一宽阔广场，沿山体一侧，依次坐落着由湖北商贾集资修建的武昌会馆和由陕、晋、豫马帮共同出资建造的骡马会馆。骡马会馆又分设马王庙和关帝庙，其并非排而设、章法有致的设计匠心，精确映衬出繁盛期各路商会和格局，也隐约标示着漫川作为商贸中心的特殊地位。广场沿河一侧，建



图①：俯瞰秦岭风光。
美好景象供图(影像中国)
图②：商洛城区风景。
杨睿帆摄(影像中国)
图③：商洛新农村景观。
蔡骁翔摄(影像中国)
制图：蔡华伟

有比肩而立的鸳鸯戏楼，这是独特的联壁式戏楼古建筑。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北戏楼归属关帝庙，以唱秦腔为主；单檐歇山顶的南侧戏楼归属马王庙，以唱汉剧为主。双台连唱，足见当年文化之盛。

最具特殊意味的是，在武昌会馆和漫川关门楼两侧，分别刻有两副对联，一则是“晨曦动木钟木舌唤醒大雁塔，夕阳下渔舟渔歌唱醉黄鹤楼”；一则是“秦风楚韵金戈铁马觅古道，襟江带湖百业兴盛看雄关”。以大雁塔对仗黄鹤楼，又以秦风楚韵作标榜，一语道出商洛文化的突出特征。这从当地的花鼓、道情、大调和山歌等曲艺表演中即可清晰分辨出来。商洛的戏曲、曲艺大多曲调变换多样，唱腔委婉缠绵，拖腔优雅飘逸，兼有秦腔、汉调、黄梅、大鼓和江南丝竹的神韵，其南北荟萃的呈现方式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秦风楚韵和“南腔北调”的文化交融，无疑是先辈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鲜明地域特色不仅归之于历史的馈赠，更在于现实的赋能与呈现。商洛全域皆处在秦岭腹地，它将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标志和作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多水带与过渡带以及南方水田与北方旱地分界线的特点，集中、完备而又鲜明地体现出来。商洛境内山脉林立，沟壑纵横，流泉飞瀑、河流密布，“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特征，造就了它瑰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复杂而独特的地质构造，既为地下成矿

提供了天赐之利，储量可观的稀有矿藏有待开发；同时作为丹江发源地，也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涵养了巨量的优质水源。商洛南北相接的地理位置、干湿相宜的气候条件，促成了全球森林覆盖率达到70%，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米超过5000个，建构起四季分明、温润宜人的良好生活环境。这些丰厚的自然资源，正在为商洛包括农业、养殖业、中草药、旅游和康养在内的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一路行走，我们高兴地看到，特色农业的规划与布局正在成为商洛推进乡村振兴中最具发展前景的支柱产业。在柞水县金米村的木耳食用菌实验基地，成片的大棚格外壮观，从棚顶到地面，密密麻麻地悬挂着一串串的食用菌袋，它们排列成阵，整齐有序，四周长满大小不一的新生木耳。这样的培植方法过去少见，请教技术人员，他们解释，常规食用菌栽培基本都在地面堆放，只能两头产菌，而采用悬挂的方式培植，既利于通风透光，四周产菌，又便于采摘，能够大大提升木耳的产量。这里培植的木耳，既有常见的黑木耳，也有不大常见的玉木耳，同时还有他们最新培育属于独家产品的金木耳。当日晚餐，大家纷纷要求品尝这个最新品种。食后发现，金木耳完全不同于习惯中木耳的爽脆，而是带有软糯顺滑、清香回甘的特别口感。如若日后推广开来，估计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眼下，作为全国食用菌产业发展

示范市的商洛，已将史上著名的“上洛耳”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把“小木耳”做成了“大产业”，实质性地带动了当地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增长。

在商洛期间，我们还在丹凤赶上了一次以游客为对象的红酒品鉴活动。不同的3款干型、半干型和甜葡萄酒供人品尝，让游客眼界大开。原来商洛北纬33度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丹江河谷特有的地质、水源和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葡萄很早就声名鹊起。无论是丹凤葡萄果粉厚、糖分足、汁浆浓、味甘美的特性，还是其上百年的酿酒历史，都在业界颇负盛名。这里生产的葡萄酒，色泽晶莹剔透、红若宝石，果香浓郁、酒体醇厚，爽而不滞、醇而不腻，单宁丰富、回味绵久，在国内外各类评比中屡创佳绩。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带动了葡萄种植规模的大幅扩张。目前，各家都在努力打造集葡萄酒酿造与储藏、文化展示、采摘观光、研学体验、餐饮食宿与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发展前景普遍看好。此外，还有茶叶、香菇、核桃、板栗、魔芋等农副产物，均已展开规模化生产布局，作为商洛的特色名产，已经成为各地民众争相订购的网红品牌。

按事先计划，我们回程前准备登上牛背梁主峰，俯瞰商洛的大好河山，无奈天公不作美，淅沥细雨下个不停。大家只好沿着山间小道稍稍转了一下，就在山脚下终南山寨的民俗客栈落脚歇息。品着清香鲜美的“商南泉茗”，聆听着飞瀑流溪的浅吟低唱，不由暗自沉思：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强力推动，如果不是包茂高速打通群山阻隔的300多条隧道，尤其是超过18公里的终南山隧道，商洛的闭塞不可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改观。我们既然乐于看到曾经的历史机遇改变了商洛，更愿意祝福借助乡村振兴的春风化雨，把商洛这方宝地再度变成更加充满希望的田野。

岚山的海

李学广

不可持续。于是，改变祖祖辈辈延续的捕捞方式，发展海上养殖成为岚山人的新选择。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岚山人就开始海上养殖探索。我就曾参加过海带养殖，后来因为销售市场等问题，海带养殖年年萎缩，到1978年就全面终止了。之后，岚山人又开展了对虾养殖、滩涂贝类养殖、海中扇贝养殖、紫菜裙带菜养殖等，却因为水质、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大面积减产，最终得不偿失。至今岚山人一提起1997年8月的那场台风还心有余悸。那场台风整整肆虐了两天两夜，海中养殖用的架子全部被卷走，养殖户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因难历来是打磨生命强度的砺石。岚山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同舟共济，相互帮扶向前走，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奋起。这片海不仅养育了岚山人，更锻造了岚山人的坚韧与顽强。

现在，站在岚山海岸上望向远处的海面，虽然那里依然是海天一色，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片海了。从空中俯瞰这片水域，会发现海面上有一

片片长方形与一片片圆圈圈，那里被称为海洋“牧场”，是岚山人的养殖区，其中有三个省级养殖区。今天，岚山区的海水养殖面积接近30万亩，养殖着牡蛎、海参、鲍鱼、海虹、扇贝等20多种水产品。其中海虹养殖面积达到了15万亩以上，这里已经成为规模很大的海虹养殖基地，产量占到山东省的70%。

2005年起，岚山人在当地水产部门的帮助下，在海底投放人工鱼礁，优化海底生态环境，根据水深分别养殖不同的贝类鱼类，这样不但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收成，还能够降低台风等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去年，岚山区水产品总产量超过了22万吨，其中捕捞产量不足10万吨，养殖产量已经超过捕捞产量，全区水产品总产值达到52亿元，比10年前翻了一番多。今年岚山海虹养殖总产量预计比去年又有增长。从出海打鱼到海上“造田”，岚山人改变了数千年来沿袭的海上新生产方式，实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新跨越。

这是一处神奇的海域。早在西

周初期，这里的先民就利用这片大海的鱼盐之利谋求发展。这里渔民统一劳作的号令，现在被命名为“岚山号子”，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这片海续写着传奇，在海水养殖之外，这里还有现代化的岚山港，有集阳光、沙滩、海水于一身的“多岛海景区”……一个全新的岚山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岚山的官草汪村，我见到了养殖户老赵。老赵入伍6年，立过两次三等功，退伍后投身家乡的海上养殖。如今他已近古稀之年，每天还能工作十几个小时。在1997年那场台风中，他的经济损失巨大，却还拿出两万元现金，帮助同样受灾的另一位养殖户恢复生产，这件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今年他的海虹养殖产量预计达到3000吨。当我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他却连连摆手，高声回复我：“今年的发展重心要从海上向陆地转移，要抓海产品高附加值的深加工，要抓市场，还要着眼海外市场。”老赵的一席话，给我一个强烈的信号，岚山人又有了新追求！



说起重庆开州，怎么都绕不过汉丰湖。汉丰湖位于开州城区旁，是因长江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人工湖。我曾多次凝望汉丰湖。汉丰湖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知道它在沉思过去；微风簇簇，满湖泛金，我知道它想话说当下；当它像庄稼地里的麦浪一浪盖过一浪的时候，我知道，它是想放歌未来了。

面对汉丰湖，人的思绪也会变得潮湿。那些记忆会沿着岸边的水草，湿漉漉地爬上心头。

1985年，我刚刚16岁。那时的开州还不叫“开州”，而叫“开县”，隶属四川省。那一年，我到开县求学，我的生命从此与这座小城紧紧联系在一起。

开县县城很小，但小城自有小城的浪漫与温情。长年枕着巴山宽阔厚实的胸膛，任日升日落，千峰竞秀，看帆影点点，百水汇流。小城的日子波澜不惊，节奏不疾不徐，气氛宁静祥和。

小城里没有高楼，在任何一栋楼房上，几乎都能一眼望到郊区，望到碧绿的菜园。连接郊区与城区的是南河大桥，进城出城仅此一座桥。然而桥上并无多少车辆，多是行人来往。

走在小城的街道上，木板房、砖墙房沿路铺展，屋檐接着屋檐，瓦片挨着瓦片，连成青灰一片。公鸡打鸣的声音、小孩嬉闹的声音、锅铲翻炒碰到铁锅的声音……仿佛在演奏生活的协奏曲。淡墨色的蜂窝煤轻烟，不时透过房顶瓦片，一阵阵，一股股，向天空飘散。

南山、迎仙山、凤凰山、铁峰山，开县四周被山包裹。被山围得久了，不少人就想冲出包围。开县人最先瞄准的，是东面的铁峰山，又称大垭口。翻过这道高高的“门檻”，就能到达万县，到达长江，去亲见“万县有个钟鼓楼”，去感受“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时候交通不便，翻山很难，然而开县人前赴后继，翻山越岭，在他们中间流传一句话：“大垭口，大垭口，开县男儿往外走。”

外出闯荡的开县人越来越多，抵达的地方越来越远。他们在外地开餐馆、盖房子、建工厂，亲帮亲、邻帮邻，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20多岁时，我调进开县城里，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工作之余，我走进小城，进一步触摸小城的纹理。我骑着自行车穿梭市井，从那些平凡的人和事中，感悟朴素的道理。日积月累，笔下的那些“旧书摊”“中药铺”居然整理成一本作品集，我也被开县人称为“本土青年作家”。

翻山越岭去看长江的开县人没有想到，有朝一日，长江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到他们的脚下——

200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10周年，也是“四川开县”更名成为“重庆开县”10周年。这一年11月15日午后3时，短促的爆破声响起，一股烟尘冲天而起。随着三峡“移民清库”的最后一次爆破，开县城区的最后一片建筑应声倒下，开县县城成了“开县故城”。

因为平湖蓄水，长江水顺着支流倒流，水位一点一点上升，最终将开县县城淹没。三峡成库，开县人在库区边上建设了开县新城。库区水位年年周期性涨落，临水地带形成面积不小的水库消落带。消落带伴生的环境问题，困扰着群山包围的开县新城。

如何破解这道环境难题？开县人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筑坝。

坝筑好了，水拦住了，开县人以生态涵养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水库消落带的问题。“汉丰湖”也随之诞生了。

向山而居，向湖而长，大山大湖拉大了开县的格局。

开州的汉丰湖

汪 渔

随着城区迅速发展，2016年，开县成长为重庆开州区。

宜居、绿色、生态，点亮新城标识。城在山中，湖在城中，人在景中。滨湖公园、月潭公园、明镜石公园、南岭公园、盛山公园相继落成，亭台楼榭，曲径通幽。汉丰湖边游人如织，环湖马拉松火热进行，龙舟赛、浆板赛、摩托艇赛等国际国内赛事在湖上轮番上演。

鸟儿也来赶热闹。红嘴鸥翩然飞来，珍稀斑嘴鸭永久“落户”，中华秋沙鸭频频现身。每年冬季，2万余只候鸟迁徙到这里安家，开州成了鸟类天堂。

虽然我早已调离，但当初临行前老师的那句话“离开开县城，仍是开县人”，依然时时萦绕于耳。今天，我迫不及待专程返回开州，只为夜游汉丰湖。

华灯初上，星月初明，画舫欸乃一声，犁开一条水路，碾碎了山影，揉碎了星辉，霎时满湖灿烂。顷刻之间，顿感山奔人而来，水奔人而来，风雨廊桥、文峰塔、举子园全都奔人而来……

朋友说，其实，当初是没有这种体验的。全新之城，一切都是新的，但也是“轻”的，感受不到历史的厚重。

开州人决定，要厚植文化根脉，把沿湖最好的地段让给“历史”与“文化”。

如今，走进汉丰湖边的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眼前浮现的是一幅幅岁月峥嵘的画面。开县故城九街十八巷中的代表，如巴渝民居、老城墙、盛山堂等，以及文峰塔、举子园，都次第复建，在湖边巍然矗立……开州的悠久历史，沾染水气，华丽转身，自信地走向今天，在汉丰湖岸团团围坐。那些遥远的光芒，化身不灭的火把，照拂着这湖、这船、这人。

而今，因为汉丰湖，开州通江达海，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因为库区建设，国家大力扶持，两条高速路直达开州。故乡的发展，吸引在外地打拼的开州人返乡回流。他们回到成长的乡土后，扎根生长，拼搏奋斗，创造着崭新的生活。

这些年，我一次次返回开州。白鹭飞来时，去看汉丰湖；夏荷初绽的时候，去看汉丰湖；秋清风宁的时候，去看汉丰湖。看朝霞满天时的汉丰湖，看日上中天时的汉丰湖，看月明星稀时的汉丰湖。在与汉丰湖的长久对视中，我渐渐读懂了开州，读懂了开州之“开”的内涵。在我看来，开州之“开”，不仅是开明，是开放，更是开拓与开创……

